

平陌村：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

本报记者 张立文/图



平陌村的耐火材料厂安排了大批村民就业

在前不久的一次表彰会上，新密市平陌镇平陌村党委书记韩长有再次受到表彰，会后，他把5000元奖金交给村里的会计：“入到村里的账上，这是集体收入。”在平陌村，无论是修路、架桥、建厂房，还是栽花、种树、建游园，凡是村民能干的，都由村里的党员干部、村民组成义务劳动队完成，村里食堂干活儿期间为劳动者提供伙食，除此之外，不付一分钱报酬。

义务劳动队，是平陌村集体主义精神的一个缩影。2005年以来，平陌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实现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发展壮大，并集体投入8000多万元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使一个穷村、乱村发展成远近闻名的明星村、文明村、富裕村。

认定集体化道路

2005年之前，村里混乱无序，仅有的一个煤矿长时间停产，村集体债台高筑、一贫如洗。当年7月，刚上任的村支书韩长有带着全体党员、干部到华西、刘庄、小岗等地参观学习，大伙儿每天吃住10元钱一天的旅馆，深思熟虑十多天，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治村理念。由此，集体的力量在平陌村得以彰显。

韩长有说：“集体化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只要在集体企业的管理中不搞大锅饭、一刀切，由村集体通过村民自治‘4加2加1’的办法决定集体财产的使用，会很大程度上增加集体企业的发展后劲。”

理清思路、统一思想后，大家决定先从村里的唯一经济支柱——村办煤矿做起。万事开头难，当时煤矿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解散，基本陷入瘫痪。韩长有暗暗发誓：煤矿一天不正常运转，他就一天不回家。为使煤矿早日运转，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在矿上吃住100多天，组织资金，招募人员，多方奔走，煤矿终于正常生产，平陌村集体经济开始起航。

煤矿有了钱，有些人说：钱分了吧。走集体化的路子，钱就不能分，还得得上项目，让钱生钱。经多方考察，决定投资5000万元，上耐火厂。为节省资金，韩长有就带着干部党员，凡是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干，和泥、搬砖、垒墙、建房，数九寒冬，一直到腊月二十九，耐火厂于第二年正月初六顺利投产。为发展农业，村里又投资数百万元，建了三处灌溉工程，管子铺到了田间地头，全村一千多亩靠天收的旱岗薄地变成了水浇地。现在的平陌村的数家企业，全部由村集体控股，收入由村集体支配。

集体主义充满力量

7月21日晚，平陌村中心广场聚集了一千多名群众，村里正在举办晚会，党员干部、村民组长以及群众争相上台。一位村干部说，举办这次晚会，一方面是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在山上建设养猪场的义务劳动队鼓舞。村里正在建设一个存栏上万头的大型养猪场，厂房建设还是老规矩：义务出力。

在平陌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支身着迷彩服的队伍，他们都是村里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集体主义促文明

前不久，平陌村党委书记韩长有的父亲因病去世，不少外地的亲戚朋友赶来吊唁，他们按照农村的风俗，准备了不少吊唁物品，本想在灵堂举行隆重的仪式，没想到都被韩长有婉言谢绝。每人佩戴一朵白花，站在老人遗体前鞠躬。这就是全部的吊唁仪式，不请客，不收礼，不扎灵棚，不办演出，老人骨灰放入村建的集体公墓。公墓无论贫富，占地同大小，装饰同一档次。不仅是韩长有，从2007年以来，凡是平陌村老人过世，一直坚持这样丧事简办的规矩。红白事历来是农民最看重的大事，能够做到如此简办的村庄，实属少见。以前村里的丧事都是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少的花两三千，多的花十几万，无形中成为村民们的一大负担。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村民，为了积攒给老人办丧事的钱，甚至不给老人买药看病。

“凡是集体讨论下的事，我们必须遵照

执行。”一位村民一句话道出了集体主义的力量。2007年，村集体经过村民代表和党员讨论定下的规矩，改变了数千年乡村陋习。并组织党员干部在村边平整出一块地，作为村里的公墓，并通过村民大会定下丧事简办的具体要求，执行至今。

连日来，记者多次来到平陌村，整治宽阔的街道、高档次的游园，整齐划一的民宅映入眼帘，30℃多度的高温下，大街上见不到光着膀子衣冠不整者，走进村委会，每一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都统一着装。一位村干部说，村干部以及村民的着装要求，也是村民大会定的。

集体让人信服，源自集体的温暖。从2005年开始，全村小学生学费、学杂费全免，并设立专项基金奖补村内重点高中、大专和本科学子；村民新型合作医疗费用、有线电视收视费都由村集体代缴，每年春节还向群众发放春节补助；对特困户、60岁以上老人每年春节发放补助资金、棉被、棉衣、食用油……

平陌村的强村富民梦想

平陌村眼下正在实施土地流转，在集中起来的土地上发展现代化养殖业和种植业，并准备投资建设一家电子产品加工厂。韩长有说：“这几年的经验证明，集体化是最适合平陌村发展的路子，我们在发展原有集体企业的同时，新投资的企业也全部采用集体化运作，由村集体通过持股优势控制企业的经营权，以安排更多的村民就业，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从2006年开始，平陌村一大部分集体收入投入了新农村建设。累计投资8000多万，先后完成了农民新居、休闲广场、排水管网、环山道路、农户四改等工程，彻底改变了以往村内污水到处流、垃圾随处倒的脏、乱、差局面，顺利通过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验收。如今的平陌村，山清水秀环境美，农民新居整齐划一，花园里充满了老人、小孩的笑声笑语。群众高兴地说：平陌村真是个好地方。有人说叫我去城里住，我说啥也不去，俺平陌村多美，不比那城里差！

按照集体化的思路，平陌村制定了未来的发展规划：采用股份制的方式整合村里的几家耐火厂，将村集体的耐火厂做大做强；与富士康合作开办电子产品加工厂，就近安置1500多名村民就业；利用流转集中的土地，发展养殖种植业，建成万头养猪场、果树种植基地。

走近杨岭髹阁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杨岭髹阁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

上世纪80年代，杨金鼎曾当过8年登封县文化局局长，如今解甲归田，含饴弄孙，如闲云野鹤一般。8月1日一大早，杨金鼎忙不迭失敲开杨岭村“老社头”杨老康的家门，开门见山地说：杨岭髹阁已经被郑州市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正在审批，将来还要申请国家审批呢。这让80岁的杨岭老支书——杨老康有点措手不及，又喜出望外：“咱杨岭髹阁可是真有了！”

登封市颍阳镇夏初称“纶国”，少康中兴时为“纶邑”。杨岭是颍阳镇的一个行政村，背靠紫云山，方圆10公里皆半山丘陵区。杨金鼎告诉记者，登封自古十年九旱，杨岭人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渴望五谷丰登，每遇干旱天气，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到紫云山下老龙洞内焚香祈雨，社火助兴。由此清康熙年间的“髹阁”便脱颖而出，声名远播。

龙颜不悦天难雨 从此杨岭无旱船

紫云山是嵩山少室山西部余脉。史料记载宋徽宗末年名道徐真人曾在紫云山前建有茅舍，常年居住。紫云山下的老龙洞是杨岭百姓天旱祈雨的神洞。据《淮南子》、《山海经》记载：龙能腾云雾，呼风唤雨，是超自然的神灵。每年的农历二月二龙神抬头，龙颜大悦，利于万物，风调雨顺，造福人间。反之，龙王发怒，冷淡众生，降祸于人。1942年春夏大旱，杨岭村百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到陕西、甘肃等地逃荒。

清代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天，久旱不雨，赤地千里，庄稼枯死，村里的老人为了祈求龙王下雨，率众齐聚紫云山老龙洞，烟雾缭绕，顶礼膜拜，祈求龙王好生之德，体恤苍生，天降甘露。为了表达虔诚之心，老人们还特别邀请了邻村有名的文社旱船前来助兴。祈祷之后，滴水未见，众乡亲莫名其妙。后来一位老人说：夜里龙王爷给我托梦了，说杨岭村地处高岗，常年缺水，如何行得船船？玩旱船犯了忌讳，龙颜不悦，停止布雨。众人虔诚悔过，从此杨岭村再无文社旱船。

铁匠突发奇想 杨岭髹阁诞生

3个月滴水不见，井水干涸，嗷嗷待哺。老人们再次聚众，抬着供品和香纸到紫云山老龙洞祈雨。途经老龙潭，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出于好奇，捡起石头纷纷投掷潭中打水漂儿，突见乌云翻墨，霎时间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暴雨倾盆，中间还夹带着核桃大小的冰雹，众人落荒而逃。雨过天晴，早情缓解，满地庄稼狼藉不堪。杨岭族长传话说：孩子们住老龙潭潭里乱扔石头，砸伤了老龙角，龙王大怒，所以下了冰雹，降祸人间。村里老人商量，必须向龙王爷赔礼请罪。于是马上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民间社火，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供品担担，香纸香香，人群队长，绵延几公里，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为了不让孩子再往龙潭扔石头，大人们都把小孩架在脖子上。当时村里有名的铁匠杨金全也参加了还愿队伍，他看到满身新装的大人们，肩上骑着身着花红柳绿的小孩，在泥泞的道路上，一颠一扭的前进，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懂事的孩子们还在大人的肩上相互逗打着玩。杨金全触景生情，突发奇想，如果能打一副铁架子，把小孩固定在大人肩上，大人不再用手扶孩子，想咋扭就咋扭，小孩在大人肩上扮成戏剧人物，大人小孩都进入了角色，扮成一个社火社不是更好吗？还愿归来，杨金全生理头研究，细心揣摩，多次摸索实验，杨岭髹阁横空出世。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以后世代相传，不断改进，越演越精。伊

川县程村、颍阳镇庄王、刘寨、大冶镇铜头等县乡镇的能工巧匠纷纷打制髹阁铁架子，髹阁民间社火迅速传播到周边县市。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杨岭髹阁民间社火犹如雨后春笋，发展势头迅猛。逢年过节，逢集会，邀请雪片一般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杨岭村党支部书记宋彦昌介绍说，杨岭髹阁曾先后被邀请到省会郑州、古都洛阳、偃师、伊川等地巡回表演。杨岭髹阁还应邀参加登封铁路在伊川县半坡乡的开工典礼表演。参加了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式表演，受到国内外嘉宾的普遍赞扬。并由原来的传统四路发展到九路，服装焕然一新，节目更精彩。1986年杨岭髹阁参加河南第二届艺术节，市民认为成年人头上顶的小孩是模具，不是真人，不少人上前摸摸脚，还给孩子们塞糖块吃，以辨别真假。确信是真人后，纷纷和髹阁上的儿童合影留念。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以及美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电视台纷纷跟踪采访，使民间社火稀有的独特节目——杨岭髹阁誉满国内外。1942年逃荒落户到陕西、甘肃的杨姓族人，纷纷写信、拍电报、打电话给杨岭老家人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家乡的髹阁。我们指着电视画面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老家的髹阁。髹阁勾起了我们浓浓的思乡情，老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历历在目，我们归心似箭，渴望早日回到家乡看看。”

少林寺前展风采 洋人叹为观止

“传承民俗，展演民艺，精彩纷呈，安全至上，虔诚崇拜，五谷丰登，民众欢迎，家家平安”是杨岭髹阁的宗旨，历时九代，本色不改。杨老康曾是杨岭村的支部书记，也是杨岭村的“老社头”。回想当年自己率领社团的情景，杨老康老夫聊发少年狂，举手投足，意气风发，“俗话说得好，宁领千军不领一社，其中酸甜苦辣，啥味都有。”因为村里穷，没钱买戏装，但是再穷不能不演髹阁，于是家家户户卖粮食、卖玉米和红薯干。杨老康怀揣乡亲们活命钱来到郑州，买了戏装后一天竟找不到吃饭的地儿，嫌贵啊！因为买不起戏装，演员们扮扮的五花八门，四不像，髹阁被观众说成了“丑故事”。杨老康介绍说，杨岭髹阁每年演出从正月初五开始，杨老康作为既是村支书又是“社头”发出“演出公告”：规定演出路线，集合地点，出发时间，社团纪律。在出社的前一天，杨老康带领全社演出人员全副武装，到杨氏祖庙先祭神祭祀，鼓乐齐鸣，鞭炮齐放，有老艺人手执“令”旗，指挥按事先安排的演出场地进行表演。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祭神日。一大早，全体



人员聚集在庙内，做好一切准备，社首清点无误后，演出队伍出发，赶到紫云山下的老龙洞、安阳宫、清泉寺、天爷庙等寺庙祭神演出，傍晚收兵。杨岭髹阁曾坐“南京嘎士（专业户的货车）到少林寺演出过，轰动中外游客，外国人都看傻眼了。

惨淡经营数十载 代表剧目《杨家将》

据杨岭髹阁第十代传承人杨超凡介绍，杨岭髹阁属于民间社火类（民间舞蹈），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图腾的折射。“主要特征是以人与音乐（响乐）混合表演的一种民族古老的艺术形式，属于民间民俗社火系列。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各负其责，规范全局。”杨超凡说，记者了解到，杨岭髹阁的表演形式为：一个成年人头顶一个4-8岁的小孩（男女不限），在大街或广场走“一”字形、“2”字形、“8”字形，另外还走“0”字，交错走“人”字形，同时，脚踩髹阁乐器鼓点，有时还用民间小调唱出勤劳百姓的心声。还可以根据表演人数的多少，增加表演路数。表演的传统节目有：《闹酒店》、《打店》、《桃仙洞》、《三娘教子》等，代表剧目是《杨家将》。杨超凡说：杨岭髹阁表演，因演出需求、岁时节令、传承表演者的多少不同，则有不同的内容和故事。表演时虽有固定程式套路，但表演者可根据自己的理解、特长，注入自己的表演风采，即兴加入生动的、生活化的夸张动作，释放艺术性、愉悦观赏者。

杨超凡说：从当今保存的传统乐谱、鼓谱来看，有步步紧、满堂红、五锤锣、长鼓帽等地方特色外，亦吸收了其他地方“飘色”，抬阁的鼓谱，如盘鼓圈。这些欢快、热烈、喜庆的乐谱、鼓谱，具有嵩山地区道性音乐的特点，地方韵味很浓郁，而且杨岭髹阁是人背架表演的艺术形式。背架的架杆等器具既精巧又结实，更耐用，确保表演时的安全。

“髹阁”、“闹歌”何曾闲 纷纷扰扰三百年

历来关于“髹阁”的称谓，有说叫“髹阁”，又说叫“闹歌”，也有说叫“闹阁”，迄今仍争论不休。鉴于甘肃称“高台”，新乡称“背妆”，有人建议杨岭髹阁称“背架”。登封方言中“髹”的意思是“用肩扛”，“阁”楼间，故“髹阁”比较接近，相对合适。

就杨岭髹阁的产生和发展的意义，登封市文化馆馆长梁海潮说：杨岭髹阁是在农耕社会形成的，对研究我国农耕社会的生产发展以及民俗风情、农民意识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杨岭髹阁是中原民众神灵文化崇拜的表现，对研究中西古代神话文化具有文化意义和价值，对研究古代神话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及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民间社火，创造了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度尽劫波今犹在 雄关漫道话长征

杨岭髹阁在上世纪50年代及“文革”中受到了严重破坏，乐器丢失，戏装被烧，传承人受到迫害。1978年后，杨岭髹阁渐渐复苏并展现活力。近年来，由于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文化的激烈冲击和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影响，老一代演员锐减，年轻一代追求经济效益，价值取向转变，原生态的杨岭髹阁出现保护和生存危机，古老的民间社火表演形式正在丧失。“如何采取有力的、可行的保护措施，使这一古老的并具有独特性的民间社火继续传承下来，既是当务之急，又任重道远。”登封市文化馆馆长梁海潮忧虑地说。